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卷之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談叢一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備編校

契丹侵澶萊公相眞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
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
蜀眞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
高烈武王而謂之曰子爲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
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文公獨與公同其說數
千言眞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
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汜而下數日可至殿
上皆以爲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

後山先生集卷二十一
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
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
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爲上駕邪王乃大呼逍
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媿其議讒於真宗
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爲孤注言以
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
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
不可徒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
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眞宗旣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旣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旣和縱其去又詔諸將接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旣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請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澶淵之役眞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萊公旣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憂其復失而并記之使後者有攷焉曰臣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

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
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
大名府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
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將領往貝州
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人只令孫全照部轄若虜騎
在近卽近城覓便襲擊兼令閒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
會掩殺及召募強壯入虜界燒蕩鄉村仍照管南北道多差
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
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王師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洺
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
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至貝軍士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

下寨遊騎益南卽須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等結
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
度事勢緊慢那至邢洺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
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
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降指揮牽
拽一恐契丹置寨於眞定之間則定州軍馬抽那不起邢洺
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分定州三
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
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契丹必有後顧之憂未敢輕議
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
過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

列宰司素無奇略既承清問合罄鄙誠伏惟皇帝陛下睿知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尙能虛己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雖恃腥羶之眾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黷天威伏增戰慄

始講和虜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顧手額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東之曰宋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北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慶歷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

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
隍籍民兵非違約邪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
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眾契丹無還者寧有
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
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
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
不守子女玉帛歸於臣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畜器械亡者
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
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邪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
數十萬入於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
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奈何

舍己之利以利人邪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
羌塘始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故
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遺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
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爲心守祖宗之約不
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爲天保民爲先保土不得
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
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
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
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婚
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
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

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爲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爲獻與
納公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乃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
有歲遺不爲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爲
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
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禽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邪
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
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
而爲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
事豈非不欲保和邪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爲此言恐誤宋大
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旣
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爲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卽道公恐虜使來遂以爲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爲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爲國計六符豈欲開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爲之爾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旣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庶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

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
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親舊情禮如故他亦不改世未
有也然體面肥白潔澤豈其胸中亦以爲樂邪惟司馬溫公
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邪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
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
誦注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以鼓於龔古
切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

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楫畫手一點畫不出
前人謂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

自得也

楊內翰繪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郊郊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張某公昇以御史爲執政包孝肅公代之建言臺官不遷二府無所幸望則盡言矣張文定公方平爲三司使孝肅極言其失遂罷歸院宋景文公代爲使文定亦爲上言故事執政用三司使知開封府與御史中丞耳包拯自府入臺又言臺官不爲執政所可假以進者惟三司爾極力攻臣冀得其處而用宋祁其勢必復攻祁不遂與之則三司使無其人矣孝肅遂景文公而代之遂遷西府孫文節公抃自西府遷右省

御史韓縝言其不可仁宗曰御史謂誰可參知政事者韓素不經意卒然對曰包拯可仁宗熟視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

延帥闕李誠之以幕府行使事夏國宥州牒保安軍故事歲賜盡明年六月乃畢緩不及事請以歲終爲限幕府以聞樞密院牒草報如約李易其草報如故事遂上奏曰夷狄之欲無厭許之不足爲恩而長其貪且示之弱而人不堪其轉輸之勞矣樞密使夏竦劾李擅改制書遣吏部郎訊李曰改保安軍牒非制書也竦不能屈虜亦不敢復請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閒之又不可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

宋苒公夏英公於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公陳恭公閒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乃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之而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來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旣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旣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求去邪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

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
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卽下而請
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鄜
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
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爲祭文歸
重而自訟云

後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